

少年知识大世界



杨啸 张锦贻 编

著名的小说
优秀的散文

中国和平出版社

少年知识大世界

著名的小说 ~~优秀~~ 的散文

杨 ~~■~~ 张 ~~■~~ 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少年知识大世界
著名的小说 优秀的散文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3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2次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8

定价：7.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了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中外优秀小说、散文 26 篇。其中有的是举世闻名的杰作，有的是代代传诵的名篇，也有的是当今作家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精品。文中写人叙事，描景抒情，或表现不同国家的社会生活，或记述个人的游历观感，深刻划少年儿童形象，概括既往，反映现实；视野广阔，内容丰富，从众多的侧面展示了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面貌。各具风格的文学笔触中，凝聚着感人肺腑的真诚情感，熔铸着人民的高尚精神和高贵品德，也显现着作家各自的艺术个性。

少年兒童要擁有知識

擁有知識才會擁有世界

祝賀《少年知識大世界》出版題

康世恩

一九九二年五月

编 委 会

名誉主编 康世恩

顾 问 冰 心 冯岭安

主 编 严文井 李克强

副 主 编

温愉新 张修学 侯 健 高明星 孙寿山

李 路 黄丹华 王淑玲 张燮飞

编 委

金 本 马连锁 袁有洪 傅忠道 刘 军

田桂英 张桂荣 马海莉 郭爱慧 张 涛

孟学军 周传美 柯有棣

目 录

小 说

- 三个铜板豆腐任大星 (1)
- 海滨的孩子肖 平 (15)
- 红叶书签刘厚明 (27)
- 三色圆珠笔邱 勋 (36)
- 最后一本电影片杨 啸 (51)
- 白脖儿罗辰生 (59)
- 1, 十1, 0夏有志 (74)
- 遥遥黄河源陈 丽 (86)
- 第七条猎狗沈石溪 (100)
-
- 最后一课〔法国〕都 德 (119)
- 小抄写员〔意大利〕亚米契斯 (127)
- 猎熊的孩子〔美国〕杰克·伦敦 (137)
- 铁木儿和他的队伍(节选)
.....〔苏联〕阿·盖达尔 (152)

散 文

- 白杨礼赞茅 盾 (172)
- 荷塘月色朱自清 (176)

寄小读者（通讯十）	冰 心	（181）
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子	陈伯吹	（189）
茶花赋	杨 朔	（194）
小动物的本领	秦 牧	（199）
少年旅行队	柯 蓝	（203）
会飞的种子（外二章）	郭 风	（208）
芦鸡	任大霖	（213）
树林和草原	〔俄国〕屠格涅夫	（218）
海边（外一章）.....	〔印度〕泰戈尔	（229）
自己之歌	〔美国〕惠特曼	（233）
海燕（外一章）.....	〔苏联〕高尔基	（237）

三个铜板豆腐

任大星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听人说，豆腐三个铜板一箸壳摊。谁家来了难得的远客，谁家才到山外去买一箸壳摊豆腐请客。老豆腐一摊两块，嫩豆腐一摊三块另添一小角，倒进山海碗，铺上咸菜，象模象样一碗。

说起来，当时的豆腐价钱的确不算贵。但是，我家从来不来远客，也就从来不买豆腐。我长到八岁头上，还不知道豆腐这一样“和饭”的滋味。“和饭”是我们的家乡土话，意思就是城里人说的小菜。直到那年夏天，我跟了妈妈到一百里路外面的蜜湖桥外婆家里去憩夏，做起了外婆心爱的小“娇客”，这才第一次吃上了豆腐。

我家住在毛竹埭，出门一步路就到处都是毛竹山，除了山，还是山，外婆家的蜜湖桥却在山外的平原地带，那儿出门一步路就到处都是河，除了河，还有桥；当然，船也少不了。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媳妇过门后，在婆婆去世以前还没有正式当家的那期间，每年都得回娘家憩夏，多则一月、两月，少则十天、八天。我妈妈成亲时就没了公婆，也就从来享受不到回娘家憩夏的福分。这一年，老天爷特

别开恩，三春时节风调雨顺，山里山外麦子、油菜都是好年成，外婆难得托了个便人带口信来要妈妈去，妈妈也来了兴趣，终于产生了回娘家憩夏的迫切愿望。这样，我长到八岁，总算第一次尝到了走外婆家的快乐。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婆款待她多年不见一面的小女儿和两个宝贝外孙，哪还不会尽心尽力，真想把手指头也割下来切片做汤给我们吃。虽说因为害上了鼓胀病回不成娘家的大舅妈老是在大舅舅面前嘀嘀咕咕，表示不大高兴；但每一顿饭桌上，下饭的菜却总是每餐不少于八大碗。因为餐餐都是那么八大碗，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直到现在，在事隔五十多年之后，我还可以把这八大碗一碗不漏地讲出来：霉苋菜梗一碗，霉白菜根一碗，霉干菜一碗，霉咸菜一碗，霉黄瓜一碗，新鲜咸芥菜一碗，新鲜咸芥菜蒸豆板一碗，螺蛳一碗。这样丰盛的“和饭”，老实说，我在家里，大年三十吃年夜饭也是吃不到的。尤其是那碗新鲜咸芥菜蒸豆板和那碗螺蛳，我和我的六岁的弟弟小毛，餐餐都吃得鼻掀嘴歪；再加上餐餐饭碗里盛的都是登场不久的香喷喷的麦秸饭，添了一碗又一碗，也顾不得大舅妈老在那儿对大娘舅暗暗皱眉头，不塞到喉咙口，我们是决不肯放下竹筷来的。

“讨饭相！”等我们终于恋恋不舍地放下竹筷子，妈妈总要假装生气地这样骂一句。

“什么讨饭相！”外婆表示不同意了，“有得吃时，谁不想吃它个饱。牛要吃草，稻田要壅河泥，



猪狗畜生挨了饿也懂得哇哇叫。我倒是不相信贵人生来就成心饿肚皮！”

“可吃饭总得有个吃相呀！就象饿鬼转世！”

“什么吃相不吃相！”外婆还是不肯住下嘴来，“长大了要到人家的山里田里去卖力气，没有一副好筋骨，谁肯要？除非家里的米桶底朝天了，哪能叫他们从小吃口饭都束手束脚！我九岁那年下田学插秧，一天的腰弯下来，一餐就吃得下半升六谷饭！穷苦人天天都在田里拼死拼活，孩子的嘴巴都管不上，还图什么！”

外婆虽然早就五十出头，但卷起裤脚管下田耘稻，十几个来回不直腰。她的胃口不比年轻小伙子小。

妈妈原来打算多住些日子，眼看着大舅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决定提前回家。临走前一天晚上，外婆突然关照大娘舅说：

“明天中饭前你撑船回村，路过塘头镇，顺路买十个铜板的咸鲞鱼回来吧。两个小外甥难得来作一趟客，天天请他们吃家里的现成和饭，一个铜板也不花，不是做娘舅的待客的礼数啊！”

大娘舅支支吾吾地答应着，我妈妈却插进嘴去了：

“算啦，妈妈！已经把你家的夏粮吃掉了一大半，再让大哥去花钱，我心里就更加过意不去啦！”

“不，这最后一餐的送客饭，十个铜板的咸鲞鱼是省不掉的。做娘舅的总该有个做娘舅的样子！”外婆说。

小毛急忙在一边连声喊：“妈妈，我要吃咸鲞鱼！我要吃咸鲞鱼！”

妈妈啪地先给他吃了一巴掌。

第二天，大娘舅倒是赶在中饭前撑船回来了。可是，中饭桌上，我和小毛睁大了眼睛找来找去，却找不到意想之中的咸鲞鱼，还不依旧是先前吃惯了的那么八大碗！后来，靠了我特别的细心和出众的眼力，终于发现那碗新鲜咸芥菜蒸豆板跟往常有点儿不同，被咸芥菜铺盖着的底下那么些白生生的东西，不象几天来看惯了的豆板的形状。

“好，你们娘舅买不到咸鲞鱼，特意买了三个铜板豆腐，就请两个小外甥吃豆腐吧。”外婆高高兴兴地说着，立即动手从这碗陌生的和饭碗底里，用筷子挑起了两大块白生生的东西，颤巍巍地夹到我和小毛饭碗上。“小妹，你大哥难得买了豆腐，你自己动筷子吧。尝尝，尝尝。”外婆对妈妈也客气着。

什么叫豆腐，我以前听说过，却没亲口尝过。豆腐好吃吗？看那模样，白生生，软奄奄的，有点象……象什么，一时还找不出个比方来呢。至少说，有点儿怪。

我仔细端详了一番饭碗上的那块豆腐，又抬头用疑问的眼光望了望妈妈。小毛比我爽气，他已经大声嚷嚷地对妈妈央求着了：“我不要吃豆腐！我要吃咸鲞鱼！”

我相信，幸而我们那一带有个“雷公也不打吃饭人”的惯例，妈妈这才勉强忍着不再给小毛吃巴掌。她立即用筷子把小毛饭碗上的那块豆腐卡碎了，

挑了一小点放进自己嘴里，作出了个榜样给小毛看，然后，又挑起一块大点的，硬塞进了小毛的嘴巴。

小毛开头哇哇乱喊着，拼命想把嘴巴让开；但等到豆腐终于被塞进了嘴巴，他便瞪着两只眼睛辨起味来，突然不再做声了。我看他急急忙忙把那块被卡碎了的豆腐全部扒进了嘴巴，有滋有味地吞下肚里去了。

这一下，我可看出个名堂来了，放心了，便挑起整块的豆腐，大胆地放进了嘴里。才一嚼动，我舌尖上立即遇上了一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鲜美的滋味，把我本来已经相当旺盛的食欲，引得又增添了七八分。虽说由于豆腐是整块的，热气不曾散发，烫得我喉咙头也火辣辣地发痛，但我一下子就感觉到它是我曾经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咸芥菜蒸豆板是最好吃的东西了；这一下，才知道原来还有比咸芥菜蒸豆板更好吃的东西！

“怎么样，豆腐还好吃吗？”外婆宽厚地微笑着，望着我们兄弟两个，问。

我们两个使劲朝外婆点点头，四只眼睛却一起牢牢地盯住了那碗咸菜蒸豆腐。小毛还不住地用手摇撼着妈妈的肩膀，暗示着他还要。

接下来，在外婆的一再坚持下，饭桌上那八只碗的位置便作了一番调整，咸菜蒸豆腐被推到我和小毛面前来了。这样，妈妈还来不及向我们假装生气地瞪第二遍眼睛，咸菜蒸豆腐已经在我和小毛的你抢我夺之中碗底迅速朝了天。大舅妈出手还算快，才撩过筷子来给坐在桌角里的小表哥争到了两小

块。大人们可就谁也不知道这碗豆腐是咸了还是淡了。直到碗底里只剩下一小汪咸菜卤了，外婆这才郑重其事地端了过去，用舌尖舔了舔碗沿，然后滴了一半在自己的麦秸饭碗里，还有一半滴进了大舅妈的麦秸饭碗。

“好鲜！”外婆认真地赞美着。

“今天这两个小馋鬼的肚里，蛔虫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妈妈趁势说，及时对大娘舅的花费表示了感谢。

小毛早就吃饱了饭，但两眼溜瞅着外婆手里的空碗，不肯离开桌面；也许他放心不下那上面还会出现第二碗豆腐吧。这时候他就满怀热望地对妈妈说：

“妈妈，回到家里，我们也吃豆腐……”

啪的一声，妈妈到底给了他一下记在账上的那个巴掌，甚至把他打离了桌面。小毛掀动着鼻翼快要哭出声来了，却突然闭上了嘴，扑倒身子，猛地钻进桌子底下去了……他这是干什么去啊？

我很快看清楚了：原来凳脚边有一块不大不小的豆腐呢！不消说，那是我们兄弟不久前的争夺战中不留意落下的。难得小毛眼尖手快，他及时地在老母鸡的尖喙边抢了过来，一把抓起就放进了自己的嘴巴……

这一切，外婆都听见了，看见了，但她却装聋作瞎，只是一个劲儿眉开眼笑地说道：

“今天这三个铜板豆腐，两个小外孙吃得有滋有味，我看着心里真高兴！大毛，小毛，等明年老

天爷再来一个好年成，就再到外婆家来作客吧；还让大娘舅买三个铜板豆腐请客！好不好？作孽啊！作孽啊！你们这些个投胎错投到穷苦人家来的孩子啊！”

外婆本来好端端地一脸的笑容，但这时候突然用手心往脸上一抹，竟抹下了两大滴眼泪，扑扑掉到了饭桌上。我吃惊地朝她仔细一看，可不是，一双慈祥的眼睛里早就变得红红的了……

就这样，大娘舅好心好意地买了三个铜板的豆腐给我们吃，竟会吃得让外婆流眼泪！——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成了一个百思不解的谜。我们临走的时候，出村已经很远了，外婆还隔着三条河在那儿对我们高声喊：

“明年再来！明年再来！但愿明年老天爷再来一个好年成，叫大娘舅再买三个铜板豆腐请你们！”

我不懂，难道明年夏天外婆还想在饭桌上抹眼泪？

不管怎么样，我和小毛回到家里，就背着妈妈天天扳手指头算日子，一边巴望老天爷再开恩给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成。叫人伤心的是，老天爷似乎并不理会我们心里这个可怜的愿望，却接二连三地做起灾害来了。先是山里做旱灾，又是山外发大水，接下去，蝗虫啦、瘟疫啦什么的也都赶来凑热闹了。我十岁出头的那一年，好不容易盼来了个好年成，谁知山外大地方的官兵和官兵抢地盘，打起仗来了，你打我，我打你，一打就是好多年，遭殃的自然老百姓。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不少地方造了反，官

兵就拔出刀来杀老百姓。他们追来追去杀老百姓，结果又杀出了一批青面獠牙的日本官兵。到了我二十五岁那一年，日本人打进了县城，这一下，汉奸、土匪也都纷纷出场做起市面来了，老百姓更是没条生路好找。总之一句话，从我们兄弟两个那年走外婆家好不容易吃上了一碗豆腐以后，二十多个年头一转眼过去了，就是巴不到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太平年月。这样，我妈妈也就没个回娘家憩夏的机缘和心思。她年年都叨念着外婆，年年都想发个心去看看她老人家，但年年都落空。到了我二十七岁那年夏天，日本兵下乡来扫荡，我爸爸被抓去做挑夫，一去不回家，妈妈忧伤过度，也就躺倒闭上双眼死了……这样，直到我二十九岁那年春头上，村里人纷纷传说，五十里路外头里山一带来了新四军的游击队，建立了民主政府，那儿老百姓过日子有个人样了，这才使我们山里山外的穷苦人过日子总算有了个盼头。这一年，老天爷也似乎特别懂了点人意，冬天下了一场大雪，麦子抽穗那阵又给了几个猛太阳。于是，我外婆到底在远隔二十多年之后，再一次找个便人捎来了口信，要我们兄弟两个赶快再去走一次外婆家。

我和小毛碰了碰头，便兴致勃勃地动身了。

二十多年前那一碗咸菜蒸豆腐的鲜美滋味，又在我们的舌尖上被唤醒过来了。可惜我们当时都已经成了三十来岁的人，这方面的愿望已经不象小时候那么强烈，那么有吸引力了。小毛早就赶在我前头成了家，养了两个儿子，这一年也正巧是一个八